

7955

梁羽生著

游劍江湖

(五)



香港書局出版

著 者：梁 羽 生

出 版：偉 青 書 店

總代理：天地圖書有限公司

香港灣仔莊士敦道30號地庫

電話：5-283671 5-283605

COSMOS BOOKS LTD.,

30, Johnston Road,

Basement, Wanchai, Hong Kong.

印 刷：嶺南印刷公司

香港西環第二街129號

(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)

目次

三十七

化敵爲友

.....三

三十八

重尋故劍

.....三三

三十九

匆匆來去

.....五九



宋呂二人走到城牆底下，呂思美道：「宋師哥，咱們幫那一邊？」

三十七、化爲敵友

淵明詩喜說荊軻

想見停雲發浩歌

吟到恩仇心事湧

江湖俠骨熱無多

——龔自珍

「我說出來，你可莫笑話我。」呂思美的粉臉，越發泛起紅霞了。

「去年我到蘇州找孟師哥，當時我還不知道你也已經回來的。恰巧就在見着孟師哥那天晚上，滇南雙煞來到，我受了段仇世的毒掌之傷，病得神智不清，糊裏糊塗。忽然聽得你在我的耳邊唱曲，唱的就是這支曲子。睜開眼睛一看，才知道是孟師哥。我也覺得奇怪，孟師哥的嗓子粗豪，與你大不相同，怎的我會把他當作你了。但更奇怪的是，我想起了你，就舒服許多，傷口也不那麼痛了。」

宋騰霄柔聲笑道：「是嗎？在小金川的時候，我還只道你是喜歡孟師哥的呢！」

呂思美道：「不錯，我是喜歡孟師哥。但這喜歡和對你的喜歡却好像有所不同。」

宋騰霄道：「哦，那是什麼不同？」

呂思美說道：「起初我也不知，現在才明白了。原來孟師哥一向把我當作小妹妹，我也是把他當作大哥看待。」

宋騰霄笑道：「那你又當我作什麼？」

呂思美道：「我雖然也叫你做師哥，但在你的面前，我可絲毫不感到拘束。喜歡說什麼就說什麼，頑皮一點你也不會介意，你好像是我同年的朋友，說老實話，我對你沒有對孟師哥那樣的敬畏。」

宋騰霄哈哈大笑：「我可比你長七八歲呢，孟大哥也只不過比我大一年。」

呂思美道：「我的感覺就是這樣，你不會怪我不夠尊敬你吧？」

宋騰霄笑道：「我寧願你喜歡我多些，不願意你敬我却又怕我。」

呂思美道：「孟師哥也真可憐，他喜歡雲姐姐，雲姐姐却嫁了人。不過現在她已經和丈夫分手，但願他們能夠復合。」

宋騰霄搖了搖頭，說道：「可惜中間又插進了一個繆長風。從那天情形看來，只怕雲紫蘿和那姓繆的感情不在她與元超之下呢。」

呂思美道：「你好像很不滿意雲紫蘿？」

宋騰霄道：「我是替元超感到不值。不過我還是當她是好朋友的，你——」

呂思美道：「我明白。唉，不知孟師哥到了京城沒有，倘若咱們能夠見着他，一同去找雙姐姐那該多好！」

剛說到這裏，忽地聽得有追逐的腳步聲。宋騰霄是個行家，吃了一驚，說道：「有人在那邊打鬥，你聽，這是劈空掌的聲音！」

呂思美又驚又喜，說道：「莫不是孟師哥找咱們來了？」

宋騰霄道：「不對，孟大哥使的是快刀，這兩人手上卻沒兵器。」呂思美道：「咱們過去看看。」她何嘗不知道宋騰霄的判斷甚爲有理，但心裏還希望是孟元超。

還未走出那片樹林，只聽得一個尖銳的女聲喝道：「你這魔頭往那裏跑？」追逐的腳步聲突然停下來了。宋騰霄心中一動，想道：「這女人的聲音好熟，我是在那裏聽見過的呢。」

心念未已，隨即聽得一人哈哈大笑，笑聲宛如金屬交擊，刺耳非常，笑過之後，說道：「臭婆娘，你以爲我當真怕你不成？我只是因爲路上不便動手，讓你而已，好，你既然不知進退，追到這裏來，咱們就在這裏比劃比劃吧！」

呂思美吃了一驚，失聲叫道：「這人就是會用毒掌傷了我的那個段仇世！」

宋騰霄道：「不錯，他是滇南雙煞中的老二段仇世，雲紫蘿的孩子就是他們在我手

中搶去的。」

兩人飛快跑出樹林，只見在一段城牆腳下，一個披頭散髮的婦人，正在向着一個中年書生撲去。這中年書生搖着一把摺扇，果然是漢南雙煞中的段仇世。

段仇世好整以暇，摺扇輕輕一撥，化解了那婦人一招十分複雜的掌法，笑道：「人家說城頭上看跑馬，咱們却不妨在城頭上打上一架，給城腳下的人看看。」他是面朝着宋騰霄這一方的，已經發現他們來了。

萬里長城的建築是劃一的，城牆有三丈多高，牆頭可供五匹馬並轡而馳，比普通一個省城的大街還要寬廣。段仇世一個「黃鶴冲霄」的身法，飛身躍起，扇柄在城牆上輕輕一點，已是輕輕巧巧的跳了上去，站在城頭了。

那婦人背向着宋騰霄，她耳聽八方，知道有人來到，不由得心頭微凜，想道：「莫非這魔頭早就約了幫手，才用誘敵之計，把我引到此地？」但她自恃本領高強，却也不懼，此時段仇世已經躍上牆頭，她無暇回頭，立即如影隨形，跟着跳上，冷笑喝道：「不把我的姪兒交還，你逃到天涯海角，也跑不出我的掌心。」

「原來是這個潑婦，怪不得她竟敢追跡漢南雙煞！」宋騰霄心想。段仇世突然在這裏出現，已經是頗出他意料之外，如今見着這女人，更是意外加上意外了。

「宋師哥，這個女人是誰？」呂思美見這女人的輕功了得，禁不住好奇，問她師哥。

「這婆娘是楊牧的姐姐，外號辣手觀音的楊大姑！」宋騰霄答道。

呂思美聽說是楊牧的姐姐，不覺皺起眉頭，說道：「聽說你和她打過一架，她是不是像楊牧那樣壞？」

宋騰霄道：「雖無過錯，面目可憎。或許沒有她的弟弟那樣壞，也是個令人討厭的醜婦。」

長城上段仇世已經和楊大姑交上了手。

楊大姑是北京找她弟弟的。原來四海游龍齊建業是她丈夫的叔叔，齊建業因為不願再理楊牧的家庭糾紛，勸他休妻之後，便即獨自回家。楊大姑從齊建業口中，方始知道她的弟弟還沒有死，她的姪兒乃是落在滇南雙煞的手中。

楊大姑為人成見極深，她一向就不喜歡雲紫蘿，如今雖然知道了雲紫蘿並沒有害死她的弟弟，但仍然認為雲紫蘿的所作所為乃是敗壞了她楊家的門風，她怕弟弟對付不了雲紫蘿，是以才特地上京準備助她弟弟一臂之力。不料無巧不成書，在途中碰上了滇南雙煞之一的段仇世。

齊建業和她說過在泰山之會中，楊牧曾吃過段仇世的虧一事。她也知道段仇世在滇南雙煞中雖是師弟，武功却比師兄卜天鵬厲害得多，是一個有名的魔頭。是以她雖然極爲自負，却也不敢絲毫輕敵，當下一照面便施殺手。使出了楊家家傳絕技的金剛六陽手。

金剛六陽手以掌力剛猛馳譽武林，本來這種純粹陽剛的掌力是不大適宜於女子學的，但楊大姑却也當真算得是個武學奇才，她別出心裁，另闢蹊徑，在原本的掌法上又再窮加變化，變成了剛柔兼濟的功夫。金剛六陽手本來就是招裏藏招，式中套式，每一掌劈出，內中都暗藏着六種不同的奇妙變化的。到了楊大姑手上，這一招六式，更能夠把陽剛與陰柔的掌力交互運用，瞬息百變，虛實莫測，令人防不勝防，當日雲紫蘿走出楊家之時，以她那樣超妙的輕功，敏捷的身手，在楊大姑的掌下，都幾乎脫不了身。楊大姑的掌法造詣，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
雙掌相交，段仇世也感到好似打着了一團棉絮，無從着力，不由得心中一凜，想道：「這婆娘的內力倒是不弱，好，我就和她較量較量內功。」那知心念未已，那團「棉絮」忽地變成了鐵壁銅牆，一股剛猛的掌力，驚濤駭浪般的湧湧上來！

段仇世使了個「卸」字訣，右掌一帶，把對方的掌力引出外門，冷笑說道：「好個

潑婦，要拼命麼？」左手拿的摺扇倏地便指到了對方掌心的「勞宮穴」，這一招是攻敵之所必救，楊大姑吃了一驚，掌力不敢盡發，忙即換掌、變招，心道：「這魔頭果然名不虛傳，他居然能夠輕描淡寫的化解我的金剛掌力！」

殊不知段仇世這招看似輕描淡寫，實則已是他平生所學的精華所聚。化解了楊大姑的攻勢之後，心裏暗暗叫聲「好險」，想道：「宋騰霄的氣量恐怕比不上孟元超，我與他能否化敵爲友，尙未可知，久戰下去，於我不利，須得趕快把這潑婦打發才行。」

楊大姑眼觀四面，耳聽八方，此時她身在城頭，不但看見了宋呂二人，而且聽得見他們的說話了。她一聽到宋騰霄的聲音，就不由得吃了一驚，想道：「這人不就是那日在靈堂裏搶走了華兒的那個蒙面人嗎？」跟着又聽到宋騰霄說她面目可憎，是個潑婦，更不禁氣得七竅生煙，暗自思量：「這小子縱然不是段仇世約來，也總是對我不利的了，好漢不吃眼前虧，三十六着還是走爲上着，慢慢再找他們算賬。」宋騰霄和呂思美前半段的談話她沒聽見，却不知宋呂二人與段仇世結下的樑子比她還大得多。

楊大姑打定了「走爲上着」的主意，但旗鼓相當的高手拼鬥，要走也非易事。當下楊大姑只好繼續展開猛攻，希望能夠把段仇世迫退，這才能夠溜走。

雙方都是不願久戰，彼此搶攻，段仇世連遇幾次險招，心頭火起，惡念陡生，登時

便使出了赤砂掌的功夫。

赤砂掌能傷奇經八脉，是一門極為厲害的邪派毒功，那次呂思美受傷，就是傷在他的毒掌之下的。

楊大姑是個識貨的行家，一見段仇世的掌心紅若塗脂，鼻端隱隱聞得一股淡淡的血腥氣味，不禁心頭大駭，連忙運功禦毒。如此一來，她登時又給段仇世搶去了攻勢，要想逃走，更是難了，心中暗暗叫苦。

此時宋呂二人已經走到城牆底下，呂思美道：「宋師哥，咱們幫那一邊？」

宋騰霄道：「姓段這魔頭是你的仇人，沒奈何，咱們當然是只好幫楊大姑了。」

呂思美道：「這婆娘姐弟聯同欺侮雲姐姐，我見着她就不由得有氣。不如咱們誰也不幫，讓他們分出了勝負，咱們再去報仇。」她的武學造詣不及宋騰霄，但也可以看得出來，再戰下去，楊大姑一定不是段仇世的對手。

宋騰霄笑道：「也好，咱們暫且坐山觀虎鬥。」

段仇世呼呼兩掌，把楊大姑迫到了城頭的邊緣，冷笑說道：「你口口聲聲說我搶了你的姪兒，不錯，那孩子名叫楊華，但雖是姓楊，却未必當真就是你楊家的骨肉吧？再說，楊華也並不是我從你的手上搶去的。」

他這話是有意說給宋騰霄聽的，宋騰霄聽了之後，果然不覺好生詫異，心道：「他怎的好似知道了孟大哥和這孩子的秘密？」

楊大姑給迫到城頭的邊緣，形勢十分危險。呂思美叫道：「啊呀，不好，這婆娘恐怕有性命之憂。她雖然可惡，罪不至死。宋師哥，我改變了主意了，咱們還是幫幫她吧！」

話猶未了，只聽得「哎喲」一聲，楊大姑已是如同斷了線的風箏也似，從城頭上一個鷄子翻身，跌下去了，但那「哎喲」的叫聲，却是出自段仇世之口。

原來高手拼鬥，有一方分出心神說話，自是不免要受影響。楊大姑就是趁着段仇世說話的當兒，突施殺手的！

段仇世就是提防她有此一着，身形一閃，摺扇伸出，便即點她穴道。但饒是他應變得快，也給楊大姑的掌鋒從胸口擦過，幸而沒有打個正着。

不過，楊大姑也沒有佔得便宜，她胸口的衣裳給摺扇挑開，好像給螞蟥叮了一口似的，微感痠麻，也不知有沒有受傷，慌忙就跳下去了。

腳踏實地，低頭一看，只見胸部敞開，左乳下面，有一點紅點，與「乳突穴」的距離，相差不過毫厘。原來段仇世的點穴也沒有點個正着。

楊大姑暗暗叫聲「好險！」不由得又羞又氣，罵道：「段仇世，宋騰霄，你們莫要得意，老娘還沒有死呢，終有一日與你們算賬！」

宋騰霄笑道：「小師妹，你可以放心了。這臭婆娘罵人還能夠罵得這樣狠，大概不是重傷，性命當然更是可以無憂了！」

呂思美搖了搖頭，說道：「這婆娘也是好沒道理，咱們是番好意，她却把你也痛罵在內。」

段仇世受那一掌，掌力是從旁邊掠過的，雖然頗覺疼痛，其實並沒受傷。他的內功造詣甚深，當下運氣三轉，便即沒事。

呂思美低聲說道：「宋師哥，這魔頭不知是否已受了傷，咱們打不打他？」

宋騰霄笑道：「小師妹，你的心地也太好了。當時他用毒掌傷你，可曾手下留情？對付這等邪惡的魔頭，咱們與他講什麼江湖規矩？快上去吧！」

宋騰霄知道段仇世的輕功了得，不但在他之上，甚至比呂思美還要稍勝一籌，只怕他跟着楊大姑溜走，是以一面飛跑追上前去，一面叫道：「姓段的，有胆的你莫逃！」

段仇世哈哈一笑，從城牆上跳下來，並非逃跑，而是迎着宋騰霄追來的方向，說

道：「我爲什麼要逃，不是爲了找你，我還不會到這裏來呢！」

宋騰霄道：「好，那咱們就分個高下吧！」

呂思美忽道：「且慢！」

宋騰霄怔了一怔道：「小師妹，你狠不起心腸麼？我看他可並沒受傷。」

呂思美道：「你問問他，他怎麼知道咱們是在這兒？」她不願意與段仇世交談，但對他的來意已是不禁有了幾分疑惑。心裏想道：「他和宋師哥也是交過手的，他分明知道我和宋師哥聯手，即使他是毫沒受傷，也是必敗無疑，爲什麼他不逃跑？」

段仇世似乎知道她的心思，哈哈笑道：「宋騰霄，我不是怕和你們打架，但我這次來，却並非是爲了要找你們打架的。當然，你若要打，我也奉陪！你讓我先說兩句話好不好？」

宋騰霄道：「好，有話快說，有屁快放。你找我做什麼？」

段仇世怒道：「姓宋的，嘴裏放乾淨點好不好？你要吵架，我可以比你罵得更兇更毒！」

宋騰霄見小師妹要聽他說話，只好暫且忍着了氣，說道：「好，在你說話的時間，我把你當作朋友看待。說吧！」言下之意，只能暫時給他以朋友的禮貌，待他說明來意

之後，那可就要把他當作敵人了。

段仇世不理會他的言外之意，摺扇輕搖，緩緩說道：「宋騰霄，其實我也不是爲了找你，我要找孟元超。沒人可以告訴我，只好向你打聽了。至於我是怎樣知道你在這兒，你不把我當作朋友，我也用不着告訴你了。」

呂思美大感意外，禁不住就問他道：「你找我的孟師哥做什麼？你還要和他再打一架？」

段仇世道：「不，我也不是要和他打架，我要告訴他一樁事情。不過這樁事情，却也不便說給你聽。」

宋騰霄冷笑道：「這麼說來，你對孟大哥倒是一番好意了？」

段仇世說道：「不錯，我雖然是曾經傷在他的刀下，我對他的佩服可是比對你多些！」

宋騰霄道：「我不要你佩服，也不相信你的鬼話！」

段仇世道：「那麼你是不肯把孟元超的下落告訴我了？」

宋騰霄道：「莫說我不知道，知道也不告訴你！」

段仇世嘆了口氣，說道：「我早知你不會相信的。沒辦法，那麼，咱們只好再打上